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六

藝文志

誌銘

皇清

明贈太僕寺卿吳磊石墓誌銘　孫奇逢

嗚呼此有明天啓間逆璫煽虐死忠諫江夏吳公之

賜阡也當天啓時太阿下墜羣小咸倚附奄人内外

之黨既成鐘簴之屬罔問朝臣之以諫言取顯禍實應山楊忠烈公於甲子疏二十四罪首攻之乙丑黨禍大作一時正人淪喪國家之元氣亦隨焉時御史江夏吳公以極論次輔丁紹軾欺誣狀矯旨廷杖死嗚呼公與應山皆楚產也擊奸之疏懸忠之綸國史野乘固大書特書矣今逾四十年公季子琮任丘令介肥鄉賀子應旌寓書幣走使蘇門索表墓之文噫余伏草莽間病且老言烏足為公重哉憶乙丙之際

楊應山逮後當時所稱左魏周諸君子皆不棄予予得周旋其間其子弟皆以予與鹿江村為歸伊時雖不及挹公顏色而芸夫牧豎道公雖死猶足褫奸人之魄今四十年後復得與任丘君通尺牘將於野人一言傳信於後世烏可以衰老辭公姓吳氏諱裕中字磊石號敬菴其先江西萬載人自辛七公始徙江夏七傳至壁山公居古仙人田以積學教授里門性方嚴躬勤儉積粟至數千石當萬歴戊子己丑間歲

大饑公廉其值以出估至貧者樂予之不責償所全活甚衆鄉里德之壁山公生四子公其季也幼秉岐嶷雙眸烱烱如電五歲授句讀一日自外持兩梨歸奉父母父摩其頂曰孝子公應聲對曰忠臣壁山公深奇之公有三兄皆著聲庠序屢躓棘闈公父督課倫至恚曰教子逢年不如力田公母獨指公語曰此子屢有異徵天豈終戹我哉未幾壁山公歿公自是聞母訓益感憤攻苦筆墨中時有涕淚痕嘗作敗子

篇以自警萬歷乙夘舉於鄉讀書山中不事干謁已未成進士内閣賀公對揚序其文曰磊石自言讀書做人冀歸諸形影相質之地此可得公之所學矣授廣東順德令順為廣劇邑事無巨細綜理周密尤冰蘗自矢邑有陋規吏凡二十四曹各以其事之繁冷第而上之至三十金名曰公堂以逮鹽商給引舟師告郵民間請示請照皆有常例公拂衣起曰此賈人行耳謂為民父母何一切斥絶之公自諸生時諳里

胥奸弊於徵收糧賦更得肯綮而吏不能肆其欺冒他如置石關修海門嚴武備奬士類廉能聲大著東粤間兼攝新會篆邑有猪頭山稱盜藪蹂躪鄰邑無寧歲公力請於監司建署移官又設哨兵二幢往來以壯聲援民利賴之辛酉分校棘闈所取多知名士後區聯芳官臺諫以直聞壬戌乙丑兩舉卓異入為江西道御史巡視皇城當是時羣小嗾逆奄羅織忠讜次輔丁紹軾内黨客魏外怙崔田舉朝側目無敢

出一言公激烈慷慨於十二月廿四夜列香燭肅朝服昭告二祖列宗曰國事一旦至此誓不與賊臣俱生濟則君之靈不濟請以死繼祝訖伸紙具疏稿未數行風旋滅燭者三公怒叱曰何物鬼伯輒肆狂侮厲聲呼童子速續火頃刻稿就其畧云次輔丁紹軾本一奸邪巧令之小人矢口經濟大率謂人人騙官事事贜實有題目而無文章臣初愁焉心折以為或出忠愛近被臣同官趙應昌有言乃輒具疏求去巧

作如簧之波陰結倚叢之局而其人之中藏已逼露矣紹軾咬定題目重複發揮只謂緣馬世龍而去可謝天下可報皇上夫世龍一操戈擐甲之武臣耳世龍之去留何足以謝天下何足以報皇上當今內有客魏之交通外有崔田之暴横人情慘於蜩螗國勢危若累卵此正重大題目紹軾絕口不肯言不敢言揆席丈章僅借輕描淡寫之世龍以塞責真有不可解者方今善類幾空邪焰彌熾所稱受特達知遇以

又安社稷者其道安在是騙官者次輔隳實者次輔

有題目而無文章者次輔悞國欺君莫此為甚二十

五日奏上閣票擬已有旨了姑不究丁輔嗾崔魏矯

旨削奪廷杖一百緹騎控馬索公公適往其侍郎家

同兩諫垣兩廡常袍服未易而緹騎至四座相顧無

人色公獨從容向前曰昨具小疏入告此來必為我

被執牽挽去抵午門拜杖血飛如注肉成糜骨節碎

折猶誾誦天子聖明不絕口稍甦語所知曰杖亦君

恩惟具小疏四篇纔入告其一耳諸君當為我繕後三疏次第封奏可告無罪於先帝又語侍者曰母氏遠隔數千里豈知兒今夕為國死末幾氣絶時丙寅正月初二也公死諜者走報丁輔丁方手茶碗墮地碎俄見吳御史從外來驚惶失措相與力持庭前但傴身連呼曰不干我事不干我事越二日丁無疾死公訃抵江夏闔門惶怖匿不以聞公母氏瞿然警曰兒其以諫死乎兒能學范滂身得為滂母足矣戊辰

懷宗即位追䘏死諫諸臣贈公太僕寺卿恩褒三代
廕一子入監讀書賜祭葬冊命諡詞有曰楚材摧折
者多矣而爾獨杖杖或不至死爾且死爾宛極矣其
加諡如法以表忠魂嗚呼公之死可謂不辱其身不
辱君與親矣高陽孫文正輓公曰世人徼富貴遂媚
要人至殺其所欲殺以媚而兼殺其妨我富貴者以
為不如是無以長富貴曾無何頓損其富貴之身也
當時操刀之奄已大肆其殺機而腹刃之奸隨先奪

其虎翼一死御史尚可維國祚於苞桑獨悲其拜杖待斃之頃猶殷殷以三疏未上從容絶命死不忘君昔椒山公以誅嚴嵩而先死嵩卒為椒山所誅磊石公以擊丁紹軾而見傷紹軾隨為磊石所擊忠魂烈氣不獨有撑世運抑且早鑒殺機千載下讀公之文過公之墓未有不𢪛心肅容流漣涕泗相與感憤而興思也公生萬歴乙酉年僅四十一歲子男四長𥦗以廕入太學次𥦗次瑢俱庠生次琮即任丘君也女

三孫男十七孫女六曾孫男十一曾孫女七婚娶詳年譜任丘君追念先型殫心實政應有以慰公地下之望逢聵瞶衰耄敬吮毫而應千里外之請

黄文旦墓誌銘　　陳珊

君姓黄氏諱文旦字敬渝别字赤子號虚雪其先南昌人山谷之裔也祖佺生四子雲錦雲騰雲富季即君父雲龍始偕雲錦徙居楚之孝感縣遂為孝感人君生而竒頴年十歳能屬文十八歳著夜行集問世

臨川陳大士見而異之曰何其似金正希也丙子舉於鄉為吴梅村宋九青兩公所得士治毛詩一日從賈肆中購得東萊詩紀讀之發憤精思者十五晝夜謂二南與大學相表裏作二南箋義二十五篇庚辰下第歸聞流冦偪處蘄黄間乃盡棄其田宅徙漢上寓友人李過廬家後孝感城陷而君一門無恙人以為知幾云癸未入都夢趨於朝旁立凶服二小璫諭軍國事倉皇不成禮驚而覺甲申國變君自念草莽

臣宗社大禍先形夢寐與人言淚下如雨其時楚亂亟客吳越間與張南邨馮巽甫諸前輩游丙戌移家南昌感杜子美兵戈不見老萊衣因朝夕躬耕以養其父臨湖構一草堂收遺書數萬卷晨夕咿唔其中丁亥江右大祲道殣相望啓篋出郭恕先趙文敏二圖畫易粟數十擔贍饑者曰吾寧私此而不以活人耶已而復歸楚壬辰楚大旱乏糧日挑野菜和豆炊之啖麥飯剝剝有聲怡然曰此山中滋味不足爲外

人道也甲午游中州憩嵩山中都門有招之者寓書曰林宗通隱薄游太學叔度髙蹈亦至京師君笑而頷之時弟文遲登賢書歸而歎曰吾兄弟四人伯罵賊死武昌予不上公車叔守墳墓爾稟貢舉十有二年今日之役亦聊以慰老親而已君少好讀韓文故其為古文雅似之每謂歐不逮韓遠甚李習之復性書昌黎贊美不去口明道子瞻同出歐門永叔推子瞻而不及明道若遇昌黎則必以軻之死後屬明道

矣其尚論古人好與人異多此類也詩學杜間亦學
韓亂後有爛醉詩數十首蓋所為篇篇有酒意不在
酒者也君生於萬歷戊申十二月二十六日卒於今
乙未十一月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子二懌惟皆庠生
當君之初來吾妻也與予定交於蕭寺歡若生平越
五年從其師又來而予以匿跡水村不得握手一相
見客歲庚子遇君子於武昌則君久作故人矣予痛
君之亡乃按其弟文暹所撰行狀而作文以傳之雖

然予之文何能傳君而君之才之節皆足以不朽然則予之文或賴君而傳也銘曰明之孝廉兮清之逸民或翺翔於五老之峯兮或顦顇乎蔓湖之濱雖賫志而溘死兮亦庶幾求仁而得仁嗚呼後之作者其尚有考於斯文

杜茂才妻烈婦吳氏墓誌銘　熊伯龍

烈婦姓吳年十六為里中茂才杜晥妻甲申之變闖逆潰歸於楚散掠郊野烈婦方少艾與茂才出避冦

離家半里許道傍有池水澄清可愛顧謂茂才曰此吾死所也是時未見寇強之行婦不肯從且曰爾無留我我非不愛生脫去此地前途卒遇寇求死不得必受辱受辱身必死與其死於既辱之後何若就此全吾節乎茂才繼之以泣亦弗從不得已遂舍之去未數武回視婦則已躍入池中矣嗟呼自鬬獻煽禍以來婦之死者當不乏人死如烈婦可不謂之從容就義者哉寇既退茂才奔池畔求婦遺骸三日貌

如生余聞而義之不待請而為之銘銘曰嗚呼世之丈夫何如女子池水清漣先期而死明祚方移殺人如蟻毁其廟社四郊多壘帝后上賓羣臣逃徙豈無江河曰予可已冠裳巾幗靦不知恥烈婦視之行同犬豕闡兹幽貞以待信史

陳處士墓誌銘　　　　李霨

古稱光黄間多隱君子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余生長京師相距蓋數千里未嘗履其地習知其人

然聞學者但稱松溪先生云先生姓陳氏諱天生字植其松溪其别號也其先豫章人世所謂義門陳氏者自明中徙於楚黄岡之松湖里曾祖萬馬祖恩考鳳儆是為楚安公歷世載德以文行顯於時楚安公生五子其四為元配蕭孺人出而公之生母曰劉則其最少子也公生二歲毋劉即世又二歲楚安公繼之藐孤煢煢依蕭孺人為命蕭亦愛之鞠育如所生稍長就外傅天資敏捷下筆輒數千言補博士弟子

有聲黌序間公世豊腴自楚安公殁家漸落公内抱終天之憾又慨然發憤思有所樹立見於當時每夜深篝燈課業書聲甫釋輒引喉長號聲徹遠近聞者皆為泣下如是者十年不改義門之故在南昌九江者世多貴顯公間棹一櫂往尋其宗族續譜分系為文展先墓詞極痛楚不可讀已而念時事之日非也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已任然竟蹉跎踰三十不得一第公雖負奇氣不可一世而内行修謹恂恂不欲上

人里中翕然稱長者庚辰歳大饑家有積稻盡以貸
族里之貧者及秋不能償則焚其劵明年復饑公家
獲蕎麥百石曰此不可獨食乃采木皮菱實和屑自
給而以大半哺諸饑人里有迫於豪强而鬻其妻者
及公門察有冤色予金而還其婦里豪聞之氣沮事
竟解壬午癸未之間流寇焰熾所過屠掠一空黄被
毒尤慘公會衆謀曰毋鳥獸散賊及之無遺類矣爰
合千艘泊近村之漲渡湖賊四掠無所得公悉力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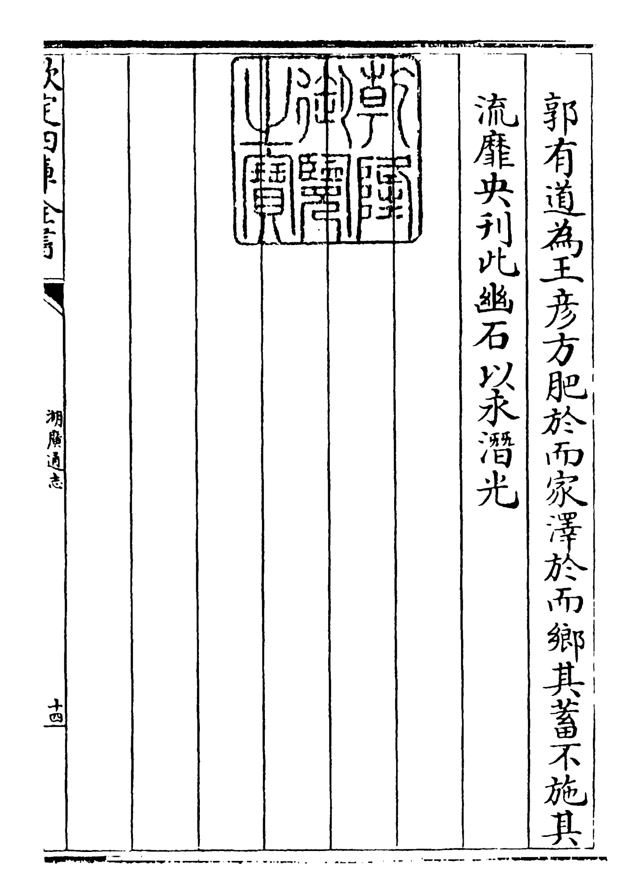
之居數日賊遂解去公性不事產業稍聚則散之雖
口不言經濟而所施為沈毅有大畧訓諸子以義方
文譽競爽以古人高自期許年未四十遂杜門不出
嘗有詠懷詩曰短衣長劒當年事永日深山太古心
其高懷雅韻率此類也先是長君少卿登第公不為
色喜惟教以居官行已濟人利物之道而以苟富貴
玷清白為之深戒少卿奉以周旋無墜少卿初令陳
倉屢迎養公公屢却之且誡以書曰吾茹苦涉險數

十年幸不失身為先人羞一溪十畝之間畢吾事矣安能復為兒輩出慎努力為民父母勿復老人在念自是益逍遥自得葛巾芒屨蒔花竹為娱意有所適傲然長嘯視一切等夷弗屑也及卒於里舍少卿以積逋數萬奉新例勒令留任守制少卿泣訴諸當事不獲請久之内擢出為學使任滿

朝廷嘉其公明拔列卿貳以母夫人春秋高在籍留養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先期以狀乞銘於

余余於少卿有一日之雅稔悉其家世且從其鄉人所稱述知公行誼風槩可追古隱君子義不可以不文謝乃為敘其概而銘之公生於明萬歷甲辰年卒於

皇清康熙丙午年以子貴累贈朝議大夫配張氏封太恭人子五人長肇昌即少卿也戊戌進士歷官廣東提學使內陞銘曰裔出太丘祥發西江引之勿替德厚信厖篤生異人厥類殊常如玉之潔如蘭之芳為



郭有道為王彦方肥於而家澤於而鄉其蓄不施其流靡央刊此幽石以永潛光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左振麟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七

藝文志

文

南北朝

為湘州祭屈原文　　顔延之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

遣户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薫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風迨時飛霜急節嬴芊遺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絶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唐

愬螭文 柳宗元

零陵城西有螭室於江法曹吏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邪於是作愬螭文投之江曰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釃江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潎潎湘流清且微兮隂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兹熱卒無歸兮親戚呌號閭里思兮竄其安游覲湘纍兮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涎泳重淵物莫威兮蟉形決目潛伺

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兮䕌弃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悊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宋

邵州遷學釋菜文　　周惇頤

維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
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
子之尊入廟肅躬行禮其重誠與天地並焉儒衣冠學
道業者列室於廟中朝夕目瞻睟容心慕至德日蘊月
積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道澤及生民者
代有之然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牙門
左獄右庾檝喧歷年惇頤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流
背起則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成就

釆章晃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醴幣藻

齊式陳明薦以兖國公顔子配

潭州遣祭周元公文　　　　朱子

於皇道體汾穆無窮羲農既遠孔孟為宗秦漢以還名

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

之緒自我周翁清瀟之原有嚴廟像欲覿無因徒有悵

望吏以毀告閔然於衷出金少府往佐其功爰俾諸生

敬陳一酹先生臨之有赫無昧

明

募復李文正故第文　耿定向

葢嘗歎孔孟沒而世之葢臣正士卒堙抑泐闇而不獲章顯者衆也夫皮相者尠深識域閲者眯曠觀斯亦從來矣有人於此奮激而為剖心之干世或稱烈若去國之微佯狂之箕疇諒其為仁寘舉而為西山之殍世或推高如五就之尹三黜之恵疇擬之為聖昔人有云乾坤誰能執仲尼衡有味哉其言獲我心矣吾楚長沙文

正公實天篤生以拯皇步之艱阨以延國家無疆之緒於今日者讀其集思見其人精忠潔履天日可鑒而學士大夫容不免有訾議嗟夫嗟夫公何不幸而不生於孔孟之前耶公自孺孩時即承景皇帝加膝啖果之寵比及始齔齓之上庠及弱冠儲之中祕嗣遇泰陵仁聖不世出之主也延登密勿造膝委心者十年所所被恩眷前代無兩及大漸日憑几諄諄以嗣皇相託當斯之時公獨何心能復念及此身哉而議者或謂丙寅之歳

洛陽餘姚皆知不可止矣而公不與俱何栖栖也吁一飯之德篤衷者且不忘報韋布之交訣别而託之孤自匪豺狼亦誰忍負者乃斯時何時哉新主𣫍𣫍於上國事洶洶於下劉謝去矣如公者復視若墮甑委之不顧即有胸無心亦詎能若是恝也昔嬰杵之於趙氏孤也謂死易立孤難乃去之視死何如哉劉謝為其易易者亦藉公當其難也微公即劉謝亦不忍必遂也矧公自東祀還乞身之章歲十數上倘亦有兩疏意乎而竟不

得請卒嬰其難天實役之無可如何耳公不以此時固寵戀禁而顧欲苟容於艱難之際豈其情哉或曰公之不去是矣比權璫狂猘國事日非公居首輔而不能批吭糾訛仍依依然規隨容與非過與嗟夫斯時又何時哉羣陰上剥碩果僅存大厦垂傾止餘孤柱屯難極矣可大貞乎讀公當時十失四事諸疏蓋皆噦心瀝血之誠也天牖不啟公且奈之何跡公髫時聞曹吉之亂大臣有爲賊脇者憤訝其不死所著樂府諸篇每至節烈

事未嘗不重致意焉公豈巽懦惜死者乎顧忘其身以徇忠節之名與存其身以爲宗社之衛計孰爲得公亦籌之審矣是故不爲戇直之安國而爲戶牖之深念不爲名高之三君而爲太丘之委蛇蓋存我所以庇善類也否則微獨洪洞華容甘心嚴譴即洛陽餘姚且不免墮虎口哉他日瑾第過從故爲巴陵屈也嗣巴陵脫難受鉞西征密計行閒閹瑾授首此與梁公之薦用柬之蓋千載同功也及叛藩既靖逆璫既殲而弄兵潢地者

亦已衰息自分可藉手下報泰陵矣乃累疏陳情奉身而退斯其進退出處豈不皭然俊偉哉且輓近世才敵則相忌位逼則相傾大都身圖之念横謀國之誠微也公居常第以文章自命至言經濟必首遜新都乃即汲引同升託國而退辛巳之載戡僭亂俾康陵厚終嗣擁肅皇延億萬禩無疆之休者當不曰新都而曰公也夫公初迂其身庇一巴陵巳避位進一新都保我宗社黎民到今蒙利泰誓所稱大臣道當如是矣故竊嘗論之

公事泰陵揆事矢謨則智後事康陵隕名毀跡若愚所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者非耶雖然公於康陵嬰逆鱗而抗諍者數數矣雖不蒙省而眷遇始終不衰固其精忠有以上結之也康陵亦英主哉乃羣璫驕悖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非有權術足牢籠之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公立朝五十餘年柄國十又八年矣而鄭端簡云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生故吏醵金賻之乃克葬又云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

足當分宜革一𦬆之費然則公平生所以𣁽身者可知
已如使孔孟復起而評之即不得稱聖與仁將不謂之
忠乎將不謂之清乎奈何天不之祚公子兆先雋才也
累試輒蹶先公而殁嗣子兆蕃蔭爲符丞再傳而孫食
不厭糠覈衣不蔽形體詢其賜第已屬民間席戶繩樞
無異庸保而墓之封樹亦盡爲勢族侵凌悲哉成季之
宗將殲韓厥力以爲請叔敖之鬼不食優孟且能爲諫
念兹欲上控宸宁而未敢遽也謹勒狀與楚宦中外者

約各量斥俸餘復其賜第葺為吾楚鄉祠奉公主於中而凡楚紳之勛德光顯者以次祔之伏臘舉祀因羣聚而講枌榆之好計必有低徊循省惕然興景行之思者夫禮嚴國故詩重典刑此固章美傳盛之懿事也用告吾黨共襄兹舉諸經理未周者尚有冀於來賢云

應山賑荒紀事文　楊漣

賑粥之舉一二友人倡之郡邑大夫主之諸慷慨士力任之衆善襄成之今幸告竣矣顧其初止期日二千餘

人日用米可四石餘足耳而人漸三千漸五六千漸萬餘中間扶老攜幼之狀衣鶉而面鵠也行繩接而坐雲集也可憐也亦可駭也往是粥事多以三月始終耳首事諸友人曰三月而枵弗能待也枯肆而後西江救無益已故始以二月若賑止而弗及新也饑猶無從望腹也故終以四月中間别丐子與平人畔男女分老弱男子之印手不印面婦人之與䥫不印手又二三首事各有長者深心焉是役也善夫王郡公言曰往官於此之

有虞於冒濫也為夫衙役之不以實予民也管理人之不以心予力也而今無是也此夫嗟來而食者百人而一或不饑人富人焉而萬無一已即有詭逃衆人目以重倖勺合者亦其眼實饞而出之窮計較耳無足多誅若必清而汰之狡者弗汰也怯者羞濇者且望焉而束腹以退百人焉而一不饑人冒無傷此舉之大萬人焉而一真饑人逐即失此舉之初故惟計口而食以弗汰也為弗失也道路之口紛謂今歲饑人麇食之早之衆

之久婦孺之市無相鬻也羸弱之道無相棄也雞犬之夜無相儆也殆茲之故或不必然要以見饑人焉族衆而援之長人之仁也分羸以濟之同人之義也應山太守單騎省視憐席濕而坐者未起弗安食勞夫倈饑諸人衆辰而隊逐焉日下舂弗安席且公堂人抗禮而手酬爵焉曰勞苦諸君諸首事人亦實忘其家計寢食施粥所凡三月而目蔫蔫焉而股掌幾圖迴焉無一人怠曰務以盡吾心終禮我者事吾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

愛人上好禮則民易使今日庶幾其是乎是役食捐既
衆縻費殊侈當此凶歉時即斗米百錢皆諸饑人溺中壺
也首事諸友人故刻銀米出入書册並登好義民士姓
名以備查核余為附記其始終事如此

誄

唐

故衡州刺史東平吕君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吕君卒爰用十

月二十四日藁葬於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鄉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於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於北南舟船之上下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

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耶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詞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潔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綦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予欺鬼神齊怒妖孽咸

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吕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於化光炗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於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於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譽百氏錯綜逾光起都諫列屢皂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求侍盛選邦

良難乎始使吾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
來總征賦甲玆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
官匪易漢課殿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
自任羣儒草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糺逖伊肅詻訣具
畏遷理於道民服休嘉恩踈若昵惕邇如遐實閑其閭
而撫於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
然順風從令無譁繇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鄰邦我黍
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鼕鼓斯屏人喜其多始富中

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於嶽濵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謡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薫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於鄰令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令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祐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而茂嗚呼哀哉廪不餘食藏無積帛内厚族姻外賙賔客恒是懸罄逮兹易簀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

與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兹日月以耀羣愚
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
與禍俱直道莫試佳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
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
謩是旌是告永永不渝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七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八

雜紀志

雜紀者全志之拾遺補闕非齊諧虞初之比也上之參考經史網羅軼事足以補名教備法戒次之採先賢遺集搜郡邑紀載足以資談助廣見聞若夫荒誕不經之事概行澄汰較之前志去取特嚴司馬子長有云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令

也集腋成裘披沙見寳亦務取其言之雅馴者而紀之然事之有關於楚地者亦不至於挂一而漏萬矣

星野㽜三壽云自禹貢分荆州域麗翼軫當鶉尾之次天文家言之詳矣然起房陵至於彭蠡之西迄武陵沅湘廣袤數千里皆楚分域監一邑耳其麗於分野不但三十分之一而星野是志何居蓋陰陽之精在天成形影移響應固條分縷析也故吳越同一分

野乃歲星所在史墨定知為越斗牛均屬揚州其劍光所見張華定識為豐城夫於越猶得北南郡而豐城之邑不大於監固知分應微渺必有確然不移尺寸者詳而著之俾博物君子占象察緯審瑞異而備修救未必無小補云又長沙志載晉書桂陽入軫六度長沙入軫十六度按言桂陽郡令之州治也令之郡治故屬長沙國酃亦長茶鄉舊地非軫六度屬因其方隅辨其躔次大約郡及諸州邑入軫六度者十

之六入軫十六度者十之四然考驗度分細極微茫觀漢費直蔡邕魏陳卓及唐書所分軫度起止未有以楚屬軫十六度者似軫十六度猶在壽星之次為鄭分也惟譙周京房張衡所論與晉書畧同顧折衷為已難矣不特是也凡星附列舍者主其野五車附於畢壯中一星曰司空主楚女下列十六星中一星亦主楚女齊分畢趙分彼附屬於其野而主占於他國將長沙及左右轄亦不必專占楚耶翼主樂府主

遠客軫主車騎又主冢宰輔臣熒惑主悖亂殘賊疾
喪饑兵數者皆不與楚協占其又何以別之耶天無
不覆地無不載日月無不照臨而獨以經星分野九
州豈九州之外遂非其散布耶然則天道遠人道邇
星野之說又何可深求乎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
天參人蓋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人參天則人事惑
五代史書人不書天其旨微矣
三楚按三楚其說不一以徙都言則以楚文王都郢

楚昭王都鄀楚考烈王都壽春為三楚以分王言則以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至江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長沙豫章為南楚以地言則以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考通鑑注文穎引史記主分王說孟康引舊名王楚地說師古曰孟說是竝未及徙都也三楚之名當以師古為斷

荆禹貢蔡傳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曾氏云有兩荆山此荆州之荆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其南為荆

州其北爲豫州漢志此荆山在南郡今襄陽郡臨沮縣北有荆山南及衡陽即今湖南湖北之地今江西亦半屬荆州後漢地理志南郡臨沮侯國有荆山注荆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清谿谿北即荆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抱璞處南都賦注漢水至荆山東流别爲滄浪之水漢書襄陽郡臨沮注荆山在東北通考荆州注北距荆山豫州注西河至荆山今襄陽郡南漳縣界熊氏曰荆州地廣北接雍豫南逾五嶺即越南徼

越雖上古未通已在要荒之服東抵揚西抵梁及西南夷皆楚地也

熊湘史記黄帝南至於江登熊湘注熊湘山在長沙益縣或云周封熊繹於湘故名熊湘考繹封在周成王時何得黄帝時便稱之且繹封丹陽未聞封長沙熊湘本山名非以水名也益縣即今益陽縣莫識山所在水經注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也按漢地理志長沙國益陽注湘山在北應劭

曰在益水之陽零陵郡都梁注侯國路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入沅益陽縣志熊湘乃二山一為熊耳一為湘山封禪書桓公伐楚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注益陽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峯如熊耳狀或曰熊耳即浮青山湘即修山輿地廣記唐斜山資水出焉蓋路山別名會夷夷水東北至益陽又益陽北郊外十里許地名馬渡西灣其水自縣後過城山橋一帶繞城左臂一二里至青草港達於資江據此則益

陽固有熊山湘山益水而益水入資非即資也

方城水經注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産曰因山以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㵐水達沘陽界南北聯絡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為長城即此城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威公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杜預曰方

城山名在葉南未詳孰是按統志裕州有方城山裕之屬為葉秦置南陽郡屬荆州屈完所謂方城其即在葉者與蜀楊慎丹鉛餘録云左傳方城以為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万故訛爾唐勒奏七論曰我本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斯説鑿矣

陪尾安陸府志云去治四十里俗呼横山一名横尾禹貢導水至陪尾即此考前漢地理志江夏郡安陸

注横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晉書江夏郡安陸注横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通考安州安陸注有陪尾山禹貢蔡傳引漢志安陸之說以為即今安州安陸則均以為荆州山矣乃蔡傳又云熊耳外方桐栢陪尾皆豫州山今昔山水異稱疆域代割多不可考然陪尾上接桐栢似不當即在荆之安陸金氏云陪尾徐州山泗水縣桃墟西北為陪尾山泗水所出禹貢徐州泗濱浮磬蔡傳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

墟西北陪尾山今襲慶府泗水縣也宋地里志太平興國七年以徐州下邳縣建爲淮陽軍其西路有襲慶府是徐州之陪尾蔡傳亦與金氏合以經文考之蕙淮自桐栢東北會於泗沂其爲徐州之陪尾明甚

内方大别禹貢内方至於大别後漢地理志江夏郡立章山本内方注荆州記曰山高三千丈周圍百餘里杜預曰在縣西北晉地理志竟陵注章山在東北古之内方山蔡傳内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今荆

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陣自小別至於大別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是也水經所云在安豐者非考大別在漢江之右漢水入江處三國南北時為必爭之地一名翼際山一名魯山以山有魯肅祠故名今俗名龜山小別在漢川縣南山形如甑一名甑山

舜耕襄陽志均州土陂窰子鋪去州九十里舜避堯子耕此水田石阪下即浚井處按平陽府蒲州南歷

山為舜耕處括地志蒲州雷首山凡十二名一名歷山又名蘘山歷山南有舜井豈以蘘山之名附會其說於蘘與況耕歷山避堯子乃兩時事安得牽合為一耶其誕甚矣

崇山有二其一在辰之瀘溪為猫猊腹中地其一在慈利上有巨壟土人指為驩兜冢尚書所云放驩兜於崇山是也舊據丹鉛録引沈佺期自崇山向越裳詩其序有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以為在交廣之域

為是考通考澧陽注有崇山祭傳云崇山南裔山在今澧州朱子云在澧州慈利縣諸說歴有本据沈序誤矣

赤壁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黄州嘉魚江夏胡三省云水經注江水自沙羡而東逕赤壁北唐元和志赤壁山蒲圻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用黄蓋策焚曹操船處杜佑曰赤壁在鄂州蒲圻縣武昌志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丘遂至

赤壁遇周瑜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林巴丘即今巴陵華容今石首也按赤壁在初蒲圻地今屬嘉魚正今巴陵之下餘言赤壁者皆非至黄州赤壁原名赤鼻蘇子瞻特借用耳又嘉魚赤壁旁傳有祭風臺為諸葛武侯破曹祭東風處按正史無祭東風事此三國演義所載後人附會遂以名臺烏足信也

五湖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國語史記吳三江五湖之

利張勃吳錄五湖太湖之别名王勃丈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四也太湖五也按周禮專就揚言猶言荆之浸曰潁湛耳而總南方之湖則太湖特五湖之一洞庭青草居其二矣通考岳州洞庭青草在焉注二湖相連青草在南洞庭在北荆州記巴陵有青草湖周圍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一名巴丘湖又名重湖北連洞庭南接瀟湘東納汨羅之水每夏秋水泛與洞

庭為一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杜甫詩洞庭猶
自在青草續為名又云鮫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
三湘寰宇記云長沙府湘潭湘鄉湘陰三縣曰三湘
蓋俗傳之譌也輿地志云湘水至永州與瀟水合曰
瀟湘至衡州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江與沅水合曰
沅湘三湘之名以此前漢地理志長沙國臨湘注應
劭曰湘水出零山承陽注應劭曰承水源出零陵永
昌縣界東流注湘承音蒸永州志瀟水經零陵縣西

源出九疑山三分石過縣西北合湘水衡州志水經云蒸水出重安縣西部陵界耶薑山東北流至重安縣又東合畧塘水又東北逕重安縣南故零陵之鍾武縣武水入焉至湘東臨蒸縣北注於湘謂之蒸口郡國志云西俯蒸水水氣如蒸故名臨蒸沅由常德府城南河東注龍陽與滄浪水合有詹水出漢壽自鼎港與沅合下注洞庭至沅江與湘合今岳州府境北有三湘浦俣景起於汝水之南而敗於三湘之浦

是也一名侯景浦又岳州府有三江岷江為西澧江為中湘江為南皆會於此清濁中分一名三江口

雲夢羅泌路史云楚之二澤也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之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為一澤故杜預以雲夢藪為巴丘湖酈道元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田於江南之夢邧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定公四年吳入

楚楚子涉睢濟江寢於夢中即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乂者雲在前為水所没至是而始得為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乂之葢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不知既以雲夢為一澤復謂古經乃雲夢土作乂者非也春秋文耀鉤云大别以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也而子虚賦云雲夢方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安陸有雲夢縣是合而為一矣沈立云雲即今之玉沙監利竟陵等縣夢即今

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自史漢亦然班生志地而華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學者遂莫知所適從宋山川記郭璞皆以夢為南郡華容巴丘湖則枝江也方楚子之涉濉濟江以避吴兵而華容在楚之南安陸在楚之東故或者謂避吴之行當不在此謂雲在江北而以濟江者為指漢言之益謬

汨羅水經注汨水西逕羅縣本羅子國也故在襄陽宜城縣西楚文王移之於此秦立郡長沙因以為縣

謂之羅水汨水又曰西逕玉笥山湘中記曰屈潭之左有玉笥山此福地也汨水又西為屈潭即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於此故淵潭以屈為名昔賈誼史遷皆嘗經此彌檝江波投弔於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甄烈湘中記曰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見放栖於此山作九歌焉今湘陰縣即古羅子國地汨羅江名此亦猶湘江之統稱矣其地在湘陰縣北七十里按前漢地里志南郡枝江注故羅國長沙國羅注

應劭曰楚文王徙羅子自枝江居此師古曰盛弘之荆州記云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沿汨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為屈潭屈原自沉處後漢地理志南郡宜城注侯國杜預曰縣西舊羅國後徙枝江則羅自宜城徙枝江自枝江再徙湘陰羅故侯國江名汨羅汨以水得名羅以國得名也

沱潛禹貢沱潛既道爾雅曰江出為沱漢出為潛蔡傳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

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安陸志沱水分自大江逕當陽枝江交界會於潛潛水即漢分流始入蘆洑河逕縣界東南流為上新口下新口入沔陽界又自排沙渡東流為深江入沔陽界南流為恩江十里許後與潛合王氏炎曰沱水在今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為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隋志南

郡松滋縣有沱涔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涔既導今

松滋縣分為潛江縣矣

滄浪水故志禹貢漾東流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

即屈原逢漁父處劉澄之山水記云在沔口按水經

注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

浪水即今均州地沔有此水雖非其故處然亦滄浪

之下流豈後人槪稱之若漢沔夏之互名耶又按說

郛滄浪地名非水名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即

吳王僚所開池作亭其上名曰滄浪似以為渺瀰之狀失之矣沔之滄浪亦地名又嶧縣志縣北有滄浪淵云即孟子所稱濯纓處尤為失實也

夏口漢地理志江夏郡注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晉書武昌注東鄂也沙羡注有夏口對沔口有津水經注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亦沙羡縣治蓋齊梁之魯山城今之漢陽軍即其地所謂夏口也祝穆曰夏口一名魯口似

指漢水之口然何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

口而章懷太子亦謂夏口戍在鄂州故唐史皆指鄂

州爲夏口葢本在江北自孫權取對岸夏口之名以

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

甘魚口戰國策楚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爲濟陽高

魚非也按左氏傳次於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

甘魚陂

古舉水黄岡縣柳子港即古舉水春秋所謂栢舉是

也元和志又謂麻城東南六十里有龜頭山春秋時楚戰於栢舉即此按吳伐楚因唐蔡也傳稱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而擊必敗之今豫章即德安治東之章山大隧冥阨者孝感之黄峴南陽之平靖二關也吳既因唐蔡而來則其入必由此關故司馬戌欲斷其歸路而擊之耳詳其兵勢皆在西北

不當繞出東南且自豫章與楚夾漢則栢舉戰地雖不可攷大約在德安平靖之間與黃麻無涉

浣紗河兩山墨談云偶閱荊州府志載夷陵州有浣紗河云伍子胥奔吳道遇浣紗女即其地後人立子胥廟於此按吳越春秋伍員初逃楚難越昭關至江漁父渡之遂行入吳乞食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女子長跪獻之子胥已飱而去顧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妾獨與

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潔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與丈夫虧越禮義妾不忍也乃投瀨水而死後員入郢還過瀨水之上欲報女子以百金而不知其家遂投金水中又按張勃史記注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縣有投金瀨唐時立貞女祠其上李太白為之記是子胥遇浣紗女之地在溧陽無疑若夷陵則春秋楚之西境其西北乃適秦入蜀之路概之於吳風馬牛不相及子胥何緣至是哉

鬻熊丹鉛録云唐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注云名熊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此則周之鬻熊也舊志引丹鉛録所述漢志之説並引劉向別錄云鬻子名熊封於楚遂謂鬻熊始封於楚而熊繹復封於丹陽考左傳昔我先王熊繹杜注楚始封君史記季連之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

熊繹於楚胙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又楚武王三十七年隨為楚之周請尊楚號王不聽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漢地志丹陽郡丹陽注楚之先熊繹所封又楚地翼軫分野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曽孫熊繹於荆為楚子居丹陽是鬻熊原未受封至熊繹始封於丹陽也

楚郢楚初都丹陽即今枝江縣自文王乃徙都郢杜氏通典云今江陵縣城北紀南城是也括地志紀南城在荆州江陵城北五十里其後平王所城之郢則今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左傳鬬廉曰君次於郊郢杜注郊郢楚地則郢州地是也昭王自郢遷鄀鄀則今宜城與郢州接壤所稱鄢郢是也考烈二十二年楚東徙都壽春亦曰郢是楚之稱郢者凡有四而其舊都實居紀南城與江陵東北兩處秦拔郢

置南郡漢分南郡為江夏故江夏亦有鄳名

黄國顓頊之裔也左傳桓公八年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黄隨不會使薳章讓黄而黄始見於經則黄與隨為鄰僖公二年齊宋江黄盟於貫則黄又與江為鄰至十二年黄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遂滅黄杜預注云黄國弋陽縣按弋陽縣今河南光州也杜佑通典亦曰光州春秋時黄國也而其於黄州則云後為黄國之境

文獻通考以此為據一統志因之止據黄國之境之詞遂以黄州為黄國而於光州注下乃云春秋為弦黄蔣三國地葢不復考之春秋漸失其真矣楚紀亦謂黄州為古黄國且曰至黄岡觀黄子故墟怪歎東坡赤壁賦畧黄子咏孟德為未考然於舊都所在亦有踵誤今考諸書惟杜佑宗杜預之説應為有據竊謂黄之鄰隨鄰江止為黄岡麻城之地距荆州適允百里又東坡指掌圖亦復相同則今黄州之治信非

古黄故國而其四境則黄國所有之地也
邾國周初封邾於魯至列國滅之徙封於黄乃自杜
佑而下其説皆未深考通典謂黄州春秋時邾國地
而於兖州亦指為邾國之境一統志謂黄州兖州並
為邾國葢本通典之誤考春秋邾國曹姓出自陸終
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封曹挾於邾為附庸今魯國
騶縣是也邾近魯而小為楚所併漢書魯國騶注故
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嶧山在北莽曰騶亭

應劭曰鄳文公卜遷於繹者也後漢地理志江夏郡沙羡鄳注地道記曰楚滅鄳徙其君此城按今黄州昔屬江夏郡是鄳本兖州而黄州之鄳則楚滅鄳自兖徙而來者也楚紀又謂楚滅黄徙鄳君然考春秋楚滅黄在魯僖公世而楚宣王代鄳而徙之則在戰國之後固非一時爾

竟陵漢晉地理志江夏郡竟陵注並云章山在縣東北水經沔水經當陽之章山東其竟陵當陽二縣俱

見於漢二史惟載竟陵而不言當陽然漢竟陵城在長壽南今章山之地正在縣南一百三十五里與荆門軍界灘市相對當陽乃在荆門之後臨沮漳而不臨沔水寰宇記云長林本漢編縣地晉惠元始分立若以禄麻為章山則在編縣而非竟陵境也蓋西魏之時曾立基州統二郡一曰章山郡統豐鄉縣二曰上黄郡統禄麻縣在西魏時章山上黄已分漢江而建郡矣隋文開皇九年廢章山上黄二郡乃更禄麻

縣為章山故荆門舊圖經以章山屬長林祿麻屬當陽不知西魏章山郡則在漢之東今章山是也隋章山縣則在漢之西今祿麻是也西魏所立章山郡當在長壽縣之章山而隋文所改祿麻章山縣當在荆門祿麻也如唐武德四年於長林東境置基州並章山縣此則沿襲隋制非西魏所建之地也其荆門集所載者乃隋唐之章山非西魏之章山也竟陵雲杜童承敘曰竟陵雲杜漢隸江夏郡晉分江夏置竟陵

郡治石城領二縣梁分竟陵置沔陽郡治雲杜領縣無考隋沔陽郡所領縣但存竟陵或名雲杜之邑二城迄無定處故志以今天門為竟陵又以其城為雲杜城通志以郢為雲杜地一統志又以京山為雲杜地安陸志又以郢為漢竟陵縣諸説紛紛莫知所在蓋竟陵之名昉於史記世家漢興因以為縣秦漢止一竟陵至晉以下郡縣各别安陸志所云謂晉竟陵郡治可也謂漢竟陵縣治不可也桑欽水經沔水東

過雲杜又云夏水出江東至雲杜入沔今夏水入沔處淤塞無考度其勢當經天門地若是則今之縣治信雲杜也穀梁傳水北曰陽雲杜在沔陽北故梁置沔陽郡治此晉書杜預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胡三省引水經注揚水逕竟陵縣北謂之揚口據此則夏水入沔處又當為竟陵不為雲杜矣何與欽說異乎漢書劉元傳馬武王常拔竟陵擊雲杜李賢註雲杜故城在復州沔陽縣西北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

南賢唐太子所注沔陽長壽皆自當時郢復二州附郭之縣而言其曰沔陽西北者正合天門治益可見其爲古雲杜矣其曰長壽南者則無其地水經書傳漢書皆云章山古之内方在竟陵東北而荆門安陸漢川志俱有章山未知孰是史記正義竟陵在長壽縣南一百五十里頗與賢同水經注巾水西逕揚水謂之巾口水西有竟陵故地古鄖國也今天門西三十里有巾港港西亦有城城多荒圮蓋自梁已廢正

在長壽南百五十里頗與水經註正義合意梁置沔陽郡遂省雲杜而徙竟陵於此爾然其相距太近不應漢晉二縣竝置一方玉海以沔陽縣為雲杜豈指今州治耶

長沙舊謂長沙之名起於周又曰星沙以星名按遁甲記沙土之祇雲陽氏之墟路史曰沙為長沙乃少昊氏生胙土於長沙故軫宿之中有長沙世紀亦曰其開國也於長沙湘川記秦分黔中以南長沙鄉為

長沙郡是長沙之名始於洪荒之世而以之爲鄉爲郡則在後世耳星以沙而得名非沙以星而得名也

南陽墟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出困學紀聞

新市一統志在孝感縣後漢王常起兵即此地又云新市城在京山縣南三十里漢光武起兵討王莽嘗聚於此後置縣曰南新市西魏因改富水按後漢書南新市侯國屬江夏郡宋書荆州江夏郡亦有新市

縣唐杜佑通典郢州富水縣注後漢新市縣故城在縣東北宋淳熈丙午富水縣令張實修縣志雖辨析新市而未嘗援及孝感故孝感新市之名不彰竊謂前漢地理志江夏郡無新市縣而王常起兵則在前漢之季是王常起兵之新市乃安陸縣鄉聚之名非縣名也在孝感之北境今新店是已其後光武起於春陵招致新市兵後漢地理志始有南新市侯國元和郡國志元豐九域志俱云後漢於安陸立新市是

南新市縣置於後漢葢在今京山之南境富水之新市故城是已豈可以後漢之南新市即以為前漢王常起兵之新市哉又晉書竟陵郡有南新市鄀道元水經注新市縣在雲杜城屬竟陵郡今之應城京山天門皆晉時雲杜縣之域也又齊書郢州江夏郡新平左郡司州安陸郡皆有新市縣其郢州東牂牁郡又有西新市南新市東新市縣或者即以東西市為孝感葢不知齊之郡縣多淆置耳烏足憑乎夫新市

之名不一而孝感新市實與隨之平林為近土人相傳為王常起兵處故一統志存之

梅山亭章惇梅山亭二詩筆甚遒勁似不可以人廢言但首章稱熈寧天子之聖追神堯而陋漢武次章自序其績一則曰臣惇入奏陳地圖再則曰臣惇專持使令東小人面目和盤托出舊志列於藝文不知與濂溪說作何分别也按惇開梅山即今安化縣五寨自宋熈寧至今無蠻獠患亦秦之長城也舊不特

書以惇為小人故耳立身一敗功不足録可不戒哉
赤松石室羅泌路史予游炎陵過西陽之鄉值雲陽
老期我乎山中觀赤松軒轅之壇寺後山之頂為歲
祈所赤松子者炎帝之諸侯也既耄移老襄城家於
石室故齊孔稚元館碑云赤松家於石室之下神農
行弟子之敬今襄陽之境也而說者乃以為東陽之
石室山故東陽記北山去郡三十里有赤松廟赤松
澗云昔徐公遇赤松於此而酈氏水經亦謂赤松子

遊金華山自燒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載稽非也乃黄初平爾初平亦赤松子也炎世赤松迹在襄陽不在於此按習鑿齒襄陽傳蔡陽界有赤松子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賦所謂松子神陂者也神仙傳云赤松子者服水玉神農時為雨師教神農入火炎帝少女追言與之俱仙高辛之時復為雨師而列仙傳有赤松子輿者在黄帝時啖百草華不穀至堯時為木工故傳謂帝俈師之又云堯師之而道家亦有黄帝

問赤松子中戒等經此張良所以願從之遊非末世之數矣然今西蜀峨眉衡陽在在俱有赤松壇塲豈其所寓耶雲陽之迹邇於炎陵可得而詳也

宋玉宅李君翁詩話卜居云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詩人皆以為宋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耶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不知何據而言此君翁之陋也唐余古渚宫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

宅穿徑臨江之府杜子美送李功曹歸荆南云曽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又在夔府咏懐古蹟云摇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然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蓋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荆州也李義山亦云却将宋玉臨江宅異代仍教庾信居

吳芮宅容齋隨筆載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吳芮為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

吳劉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並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芮本為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為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黄州也復侵其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猶指郡正廳為吳王殿謂芮為王時所居及引牛僧孺玄怪録載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止州宅誕育為神人擊死後有仙官云是西漢番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非按

豫章曾封吳王濞則吳王宅恐指濞爲王時所居吳
以國言非以姓言矣饒州刺史宅芮曾爲番陽令則
爲芮所居未可知也
黄陵湘妃羅泌路史云岳之黄陵癸北氏之墓也湘
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以爲堯女舜妃者繇秦博士
之妄對始癸北氏虞帝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北氏
之出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見諸汲簡皇甫氏之世
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

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之神爾而羅含度尚之徒遽斷以為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而以黄陵為二妃之墓鄭元張華酈道元輩且謂大舜南廵二妃從征溺死湘江神遊洞庭之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為是說者徒見堯典有二女之文即以為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考厥妄甚矣郭景純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豈應降小水而為夫人當為天帝之女斯亦繆者夫使天帝之女尤不當降小水而為夫人王逸韓愈

從而辯之得其情矣且虞帝晚年亦既退聽而禪禹南狩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者俱過期頤孰有從狩之事哉按帝王世紀云虞帝二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封於商令女英之冢在商則此黄陵顯非二女之窆而湘祠決匪堯女之靈昔昔人之妄説可知矣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曁也迄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圍一同之間然則

湘祠為虞帝之二女復何疑耶沈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復不知位既久禪匪復陟方之事耶黄伯思輩雖能以退之之辯為非然猶以為天帝之女與翁養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紛紛失据以為舜女葢自今始

按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安邑之西也今舜陵在焉禮記雜漢儒之言舜葬蒼梧已屬附會何況二妃且無論堯二女即舜之二女亦何緣從其母

適洞庭之野哉昌黎黄陵廟碑朱子楚辭集註皆辯湘君湘夫人稱謂不同耳據舊事以釋前言亦未嘗斷其必然也楚辭多寓言必鑿以實之則求虞妃見有娀留二姚不更妄乎沅湘之俗好祀而樂歌甚俚原乃棲玉笥山作九歌託以諷諫原因舊俗後人又因原如今俗祀大孤小孤為大姑小姑等二妃之有無不足辯也

杜甫墓宋徐得記舊序謂甫死葬耒陽縣北二里或

謂實死於岳陽二說互相詆訾始予官郴道耒陽謁甫祠其墓在祠後邑有墓墓有祠耒陽所私而重也奚怪焉類苑云甫終耒陽槀葬之元和中其孫嗣業始改葬鞏縣元微之為志今考微之作墓志但云子美旅殯岳陽及考黄鶴作杜詩年譜云唐玄宗幸蜀還詔求子美聶令乃積土江上曰死葬於此皆誤也玄宗崩於寳應元年子美卒於大歷五年後玄宗已十年豈有詔求之事再考大歷四年子美有瘞天近

潘岳之句耒陽之墳恐瘞子宗文者後世遂因牛酒之語從而附會之也又按元微之墓志云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柩之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楚銘云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平江縣志又云甫卒於潭岳之間旅殯岳陽長子宗文卒耒陽次子宗武貧病不克葬命其子嗣業啟甫柩祔事偃師則耒陽之殯實甫子宗文考河南志偃師首陽有杜甫墓鞏縣接壤偃師而甫子曾殯耒陽類苑之譌有繇矣乃

一統志云韓愈詩令春偶客耒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豈徹之但為志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尚在耶竊謂愈豈亦謁傳於宗文之殯聶令之葬耶

禹碑夏禹隨山導水功成刻石衡山輿地紀勝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縣密雲峯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拓碑凡七十二字刻之䕫門隨亡去後僉事張季文自長沙得之云是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岳麓書院者皆蝌蚪文字凡七十七字不

可曉碑旁小書云古帝禹刻南岳密雲峯山頂之間
水繞石壇之上何致子一以禹云國家幽得之衆見
之書刻之於此詳記在山下小書内三字剥落至明
嘉靖初國子生沈鎰自謂能辯其文云承帝曰嗟翼
輔佐卿水處與登鳥獸之門參身魚池而明發爾興
以此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
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鬺塞昏徙南暴昌言
衣制食備萬國其寧鼠舞蒸奔且謂鎰得此刻請禱

夜夢長人挈一古餅授鎰其色黄高尺許上方下圓
腹外有四金環其口旁横書其宫造三字又有篆文
如龍鳳草木形寤而忘首一字起誦碑文恍然有省
因為註釋持以獻湛甘泉甚異之楊慎釋曰承帝曰
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
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
安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徒南瀆
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楊時喬釋曰承

帝令襲翼為援弼欽塗陸登島濶端鄉邑仔麄流船
暗歇遲眠即夙迄冬次岳麓庚陌裂岾析昭罔墮躔
往求出竅華恒泰衡嵩陲事裒獻桴挺禋鬱濬墊徙
南暴幅員節列界聯魖魅夔魈竄舞蒸舜郎瑛釋曰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降興發鳥獸交行參身若流
祁明癸酉興以此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不
辰往來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錫伸禋鬱塞昏
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首寧竄舞永奔按諸家

訓釋不同沈所釋本楊慎與十五字郎瑛與十八字楊時喬所與同者二十一字且以第三第四第五句為三字一讀意義迥別乃慎謂得於碧泉老人鎰語甘泉謂得之神人夢授時喬所衍尤佶曲類竹書與穆天子傳中語未諧聖經時代荒遠莫質所從孔氏所藏尚書魯共王出之壁中當時且謂蝌蚪書廢已久無人能識何況後世惟志其遺蹟闕其文義為名山中不泯之秘可耳

杜預碑晉書杜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髙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夫預但知陵谷有變遷而不知石亦有磨滅此一説也然深谷為陵則必實以土然後為陵谷既為陵則石亦埋没豈復可見此又不達物理

巫音呂覽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黄門倡然齊

人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於楚矣

槃瓠後漢書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尅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賞黄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犬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

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令長沙武陵蠻是也注今辰州瀘溪縣西有武山黄閔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遥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羅泌路史論槃瓠之妄曰予稽夏后氏之書伯益經云卞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黄帝氏之曾孫也白犬者乃其

子之名蓋若後世之烏䖘犬子豹奴虎豘云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厥有形影其言之不典亦實自於經也按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為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婆羅門半釋迦者注烏有曰鶝鴒曰鴒䳕者一身之間自為牝牡半釋迦者其種有五有具男女二體者有半月為女者皆偏氣所孕𤯝幼之說原衍於此是殆以白犬為屁爾至郭璞張華干寶范蔚宗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

著其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杜君卿固疑其誕謂黄金古以斤計至秦始曰鎰一也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有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吳姓宜周始有四也佑之難亦當矣按元中記槃瓠浮之東南海中是為犬封氏葢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蠻人之祖夫木石之象物厥類多矣偶然喚作木居士豈特一槃瓠而已耶不然犬戎國之神哉經亦有云犬戎國有犬戎神人面而獸身非蠻人之祖

也

賽盤瓠衡人賽盤瓠病及讎怨重事祈許盤古賽之

日巫者以木為鼓中小而兩頭大如今之杖鼓四尺

者謂之長鼓二尺者謂之短鼓巫有練帛長二三尺

畫自盤古而下三皇五帝三王及諸神是日以帛畫

懸之竿鳴鑼擊鼓吹角巫一人以長鼓遶身而舞兩

人復以短鼓相向而舞隨口歌唱無復本据讎怨重

者夜至野地滅燈燭謂之槃黑鼓歌舞罷一會則滋

口飲食極其村野夫民之初生有盤古氏史稱盤古者言元氣渾渾然盤固也今以木為鼓以遶身為槃以減燭為黑鼓何所取義哉

離騷篇九歌之數至山鬼巳滿國殤禮魂似多二篇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取簫韶九成之義涉於穿鑿姚寬謂如七啟七發不論篇數但九章又何以恰符耶竊謂山鬼與正神不同國殤禮魂乃人新死為鬼者物以類聚雖三篇實止一篇合前共得九也九章

王逸謂放江南作而何以一則稱造都爲南行稱朝臣爲南人又一以思君爲西思耶按惜誦思美人抽思當是懷王時作涉江以下方是頃襄放江南作原初被讒不復在左徒之位也未嘗不在朝也故有使齊諫張儀二事再諫被遷於外尋召回又有諫入武關一事如惜誦乃見疏懷王後又進言得罪然亦未放次則思美人抽思乃進言得罪故懷王置之漢北故其視造都與朝臣俱在南也若江南之埜則謂東

遷此哀郢篇所以云西思也漢志原賦二十五篇漁父以上既滿其數招魂大招兩篇未有著落遂一歸宋玉一歸景差李善又以大招篇名改招魂為小招試問皆原之徒何以見差之招當為大玉之招當為小乎且九歌十一篇淮南劉向皆定以九漢志因之而韓昌黎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篇與原賦二十五篇之漢志合若不收二招僅二十三篇耳當以此足其數可也又王逸以大招或言景差招原為疑知為原

作乃謂作於放流九年自招其魂宋晁補之決其為原作又不知其招何人葢原自放流念念不忘懷王斷無客死歸葬寂無一言之理謂之為大尊君之詞所以别於自招也舊認定景差招原不得不硬添楚王舉用等語遂致文義難通矣

按朱子楚詞集註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古者人死以其衣招之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又曰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

自王逸時已不能明矣其謂原作者則曰詞義高古非原莫及其謂不然者則曰漢志定著原賦二十五篇今自騷經以至漁父已充其目矣其謂景差則絶無左驗是以讀書者往往疑之然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閒退不為詞人墨客浮夸艶逸之態然後乃知此篇決為差作無疑也雖其所言有未免於神怪之惑逸欲之娛者然視小招則已逺矣其於天道之

屈伸動靜蓋若粗識其端倪於國體時政又頗知其所先後要為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予於是竊有感焉因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君子紛紛之說要當以此為正

戒楚二事楚北巡撫黔南王士俊云楚中故事有丈人所宜重戒者二焉一曰褻天一曰侮聖宋玉高唐賦所謂巫山神女曰朝為雲暮為雨此指神女之所司耳非指楚王行幸事也而後世以枕席當之何其

敢於褻天與屈原九歌中所謂湘君湘夫人不知何指而秦始皇博士以為堯之二女舜二妃焉後人以屈詞哀艷遂加嫚語其尤甚者酉陽雜俎所載李羣玉先之以詩繼之以夢何其敢於侮聖與夫雲雨興於地降於天雖三尺童子皆知司令最尊也堯女舜妃為聖嗣為聖后雖狂愚之夫皆知靈爽不磨也君子對青天而常懼敬鬼神而遠之赫赫明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人不畏天地鬼神獨不畏雷霆鈇鉞乎

奈何褻天侮聖之大戾偏出於學士大夫之筆而莫之省也其亦悖矣且宋玉諷其君之荒淫而託為謬悠不稽之論屈原冀其君之復用而發為美人香草之詞蓋有大不得已焉者所謂寓言什九非莊論亦非篤論也後人執其說而泥之是陷古人深也執其說而泥之而遂入於褻天侮聖是自陷益深也何弗思而蹈此古人作書遇天地等字則肅容遇聖賢名字則起立至於下愚則侮且褻焉何賢不肖相去一

至是予余撫楚時適有監修通志之役因仰體
朝廷敬
天崇
聖之至意著爲斯戒昭示後學俾有所警惕焉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八